

碧血紅淚洒梨園

時寶光



碧血红泪洒梨园

时 宝 光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表现演员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品以张少勇与陈阿秀的坎坷艺术生活道路为主线，侧重反映了“十年动乱”期间文艺战线的真实风貌，塑造了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刚直不阿、大义凛然的先辈艺人；热爱事业、珍惜爱情的青年演员；路见不平、伸张正义的园丁老人；还有野心毕露、欺男霸女的无耻之徒。

该书情节引人入胜，生活气息浓郁，可读性、知识性甚强。

碧血红泪洒梨园

时 宝 光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375印张 222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500

书号 10331·201 定价 1.95 元

目 录

第一章	无名尸体引出许多疑问 有情热泪流露 无限心思.....	(1)
第二章	梨园子弟舞台显身手 看桃老人果园 吹横笛.....	(7)
第三章	美貌女深夜遭狎褻 勇少年黎明发恨 声.....	(25)
第四章	装正经斤祖大放厥词 斥败类李妈推 心置腹.....	(34)
第五章	艺术家梦中会师姐 工程师门前见 妻儿.....	(45)
第六章	舞台上群英显技艺 电话里上司发 雷霆.....	(59)
第七章	救孩子少勇遇同桌 送朋友明媚忆 少年.....	(67)
第八章	诉情怀方显忠贞儿女 窥友谊更知 热血老娘.....	(74)
第九章	小演员台上句句情 老艺人座间滴 滴泪.....	(84)

第十章	录音机留下亲人情 西红柿道出 主人心	(92)
第十一章	求团结支书发雷霆 反贪污委员施 威风	(101)
第十二章	青少年谈艺术各抒己见 老大爷问 新戏自笑粗莽	(107)
第十三章	舞台新秀崭露头角 宿舍交心初表 情怀	(112)
第十四章	歪嘴鬼幸逢生财女 母夜叉巧配遭 命郎	(118)
第十五章	落魄人遣愁闷东奔西走 转运汉存 野心南辕北辙	(129)
第十六章	柳林内新秀显才华 田野间青年见 武功	(140)
第十七章	老酒鬼人前落笑谈 小演员台上得 赞誉	(151)
第十八章	借酒浇愁愁难消 盼药催眠眠不 成	(164)
第十九章	见论文斤祖喜出望外 闹家务佩花 怒气不息	(172)
第二十章	史玉明舞棒斗群凶 刘莉莉弄拳打 顽敌	(181)
第二十一章	俏美人勾住了黑铁蒺藜 歪嘴鬼惊 呆了短腿罗汉	(189)

第二十二章	刺莓花戏耍叔表兄 贪污汉求情 新上司.....	(197)
第二十三章	众姐妹柳林遭毒打 老太太医院逢 亲人.....	(208)
第二十四章	周明媚义护骨折友 张少勇怀念受 伤娘.....	(215)
第二十五章	大夺权群首施巧计 闹游行众人 抱不平.....	(224)
第二十六章	黑铁蒺藜私立公堂 架子花脸智脱 虎口.....	(232)
第二十七章	义愤填膺沙滩斗顽敌 悲痛满腔 河畔哭故交.....	(242)
第二十八章	见仇人怒气不息 遇师姐悲愤 难言.....	(252)
第二十九章	批斗会又识豺狼面 闹会场更见 百姓心.....	(259)
第三十章	老艺人含恨离人间 女演员沉痛落 魔掌.....	(268)
第三十一章	狂人语狂狂且狂 梦女说梦梦连 梦.....	(280)
第三十二章	议时局群首大聚会 要字据玉明 闯虎穴.....	(288)
第三十三章	陈阿秀睹物伤怀 刺莓花遇敌败 北.....	(295)

- 第三十四章 史玉明重整家园 刘莉莉初托终
身…………… (302)
- 第三十五章 有情男探望赤诚女 热心人钟情无意
郎…………… (309)
- 第三十六章 揭祸首少勇义正词严 瞒真情少荣
颠倒是非…………… (321)
- 第三十七章 勇少年枉费赤胆忠心 赤诚女洒尽热
血红泪…………… (329)
- 第三十八章 亲友们热泪纵横 母女间碧血相
通…………… (335)
- 第三十九章 见情书感佩热情女 表衷肠唤醒颓
唐汉…………… (343)
- 第四十章 英雄儿女百折不挠 革命烈士忠魂永
存…………… (350)

第一章 无名尸体引出许多疑问 有情热泪流露无限心思

大青河象一匹银灰色的绸带，由西向东，先是弯弯曲曲地汇入黄河，然后奔向渤海。如果把小清河比作一位恬静温柔的小姑娘，那么这大青河恰象一个性情暴躁的老太婆。你看，它翻滚着波涛，狂奔怒腾，用那粗犷的吼声不断地向人们喊：“炎黄子孙、尧舜的后裔们，记下这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四年的夏天吧！你们看，在我身边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一九七四年，新中国整整二十五周岁，这个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国家，本应象一位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昂首阔步向自己理想的境地迈进。然而，不幸得很，恰恰来了一个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称之为“十年浩劫”是恰如其分的。那时候，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两域边陲、东海之滨，到处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喊杀声。要不，这大青河怎么会如此咆哮，如此大怒，如此痛心疾首啊！

在大青河南岸有一座很大的城市。这城市象国内其他城市一样，同样有一条条经联纬合的宽大马路，同样有一幢幢

货架式的长方体楼房，同样有那突出政治的东风街、红旗路、跃进胡同、反修巷子……如果你站在高处远远望去，只见它那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建筑，说不定你会觉得它既象古城徐州，又似泉城济南，不亚于古都开封府——这就是大青河南岸的汇通市。

在汇通市北的大青河上有一座新建的公路大桥，大桥南头有一棵粗大的倒垂柳。在那棵大柳树下，聚集了许多人，正在围观一具女尸。看来，死者年纪并不大，约有二十七八的样子。她那湿漉漉的头发遮住了半个脸，披散在肩上，蓬乱得象一把乱麻。那眼睛是半闭着的，但看不到黑眼球，只见眼眶里贮着水滴。据理讲，这并不是死者在流泪，人死了怎么会流泪？然而，看这死者的样子，叫人觉得她在临死前确实实是流着泪的，因为那眼皮已浮肿得象一对鼓铃铛了。她的脸和嘴唇都是乳白色的，象在肥皂水里浸泡了好长时间，肿胀、鼓胖得失去了少女的一切，她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线织的半袖汗衫和一条粉红色的裤头儿。

围观的人，见到这景况无不显出凄惨和恐惧的神情，也无不在心里产生出许多疑问：她是谁？为什么要死？怎么死的？

天东南晌的时候，从马路上嘟嘟地开来一辆摩托车。车停下，从车上下来两个民警和一个法医，他们来到这女尸前，先让人们退开，详细观察、测量现场，并对尸体作了反复检验。接着是拍照片，正面、侧面、背面都照了。最后，填写了一张案例卡片。据几个年轻人所看到的，那卡片上面

填写的是：死者姓名不详，女性，年龄约二十五至二十八岁，身高一米六十七公分，无内伤，双脚有刺伤五处，两腿擦伤四处……经过一个小时的检查、拍照、记录，三位警方工作人员便开车走了。

围观的人仍然象有什么不放心似的，一会儿掀开芦席看看，一会儿发一些猜想性的议论。

过了一个来小时，天已晌了，忽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和几个妇女匆匆忙忙赶来。来人神情紧张，饱含着眼泪。人们面面相觑：他们是死者的亲人？这老汉上中等个子，红脸膛，留有花白胡子，虽满面皱纹，但眉宇间却带了一股豪爽味道，精神很饱满。他头一个上去揭开芦席，略端详了一会儿便流下泪来，自言自语地说：“就是她！”

接着是一个五十岁左右年纪的女人，来到死者跟前，哽哽咽咽地哭起来。这女人穿一身青色干部服，留短发，漫长脸上有两道直而长的黑眉和一双大而亮的眼睛，叫人一看就觉得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围观者有很多认识她的，说这人叫萧坤英，是汇通市京剧团的党支部书记，专唱“谭派”老生戏的名演员，前些日子还被“造反派”们用汽车拉着游过街。那么这死者是萧坤英的什么人呢？谁也不知道，也难于知道。只见她满目泪水，哭得最伤心，最悲痛！

另外三个都是姑娘打扮，最大的不过二十七八，最小的也已二十岁出头。这三个姑娘，都穿着不凡，长相俊俏，不像人们说的那村姑野妇模样。她们一见死者，也随即扑上去，不是攥着死者的手，就是趴在死者的身上，姐姐长妹妹短地

哭起来。这哭声好不凄惨，连围观的人也跟着落泪了。

还是老汉遇事沉着，他抽下搭在肩上的白毛巾，一边擦泪一边说：“都别哭了，人死了不能再活，赶快打谱！”这几个女的好象没听到老汉的劝说，那哭声依然不止。最后，在老汉的一再催促和呼叫下，又经过旁观者的劝解，她们才渐渐停止了恸哭。

看样子，来者是没预料到他们的亲人会死的，因此，并没给死者带什么衣服来，只是出来找找访访罢了。找到了的不是活人，而是尸体，他们怎么会不大哭一场呢！

后来，听老汉说，他们在昨天晚上就找不到这溺水的人了。早晨起来，又串遍了市内的大街小巷，走遍了城郊的村村落落，一直没寻到她的下落。最后，只有沿大青河寻找，他们大声呼喊，高声喧叫，听到的只有这河水呼呼啦啦的呜咽声。他们找啊、找啊，从早晨找到中午，饭都忘了吃，一直沿着河坝走下十几里路，才遇到两位看瓜的老人，从他们那里听到了有一女人投河而死的消息。

这会儿，死者的亲人见到了尸体，一切希望化为泡影。每个人的心里，只有无限难言之苦、难申之恨了。这也难怪，有几个好奇人问花白胡子老汉：

“大爷，她是你的女儿吗？”

老汉摇摇头。

“她是你的亲戚吗？”

老汉擦擦泪，还是不搭腔。

“她是谁，叫什么名字？”

老汉难过地摆摆手，蹲下去抽起旱烟袋来。

“是不是夫妻不睦？”

谁也不回答。

“是不是因为反对了文化大革命？”

“是不是叫那‘臭四类’、‘黑七类’帽子压死了？”诸多疑团，都得不到回答。老汉长嘘一声，这些女人又抽泣起来。

“到底为什么死的？她还这么年轻！”

老汉只这样说：“唉！别提了！苍天有眼，历史作证，这叫什么年头啊！好心的人们，你们过几年再问吧！”

这时，那个最年轻的姑娘又扑到死者身上，“姐姐，姐姐”地嚎叫起来。

面对着这样一个悲惨局面，大家都默然不语了。此时，人们望着那滚滚东去的河水，望着那阵阵翻腾的波涛，只有怅惘，只有哀叹……

萧坤英的两眼也哭呆了，心里好象蕴藏着万千难言之苦、难诉之恨、难申之冤！她，这个往日沉着稳健有策有略的人，今天站在这死者身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好久好久，蹲在河岸上的老汉磕磕烟袋寻思了一阵子，终于说：“坤英啊，不要呆着了，打谱吧，出殡！”说着，又拉过那领芦席给死者蒙上。

“可怜的孩子！”萧坤英被老汉唤醒了，边哭边说出了这句话。随之而来的，又是姑娘们的哭声。

其实，这也无须过于揪心绞肠，在那砸烂一切的年月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夏季炎热，尸是不能久放的。下午三点钟左右，他们给死者置办了一身衣服穿上，用白布裹了几层，不花钱租了一辆排子车，就把尸体送往火化厂了。

那么，到底这死者是谁？为什么死的？这老汉和这几个人与死者又是什么关系？人们一时也很难明白。

只有个别细心的人，听到了老汉在给死者裹殓时自言自语地说：“孩子，闭上眼吧！冤有头，债有主，常言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阴天总有晴天时。你糊涂啊！天有阴晴，月有圆缺，沧海桑田有定数！好不明白的孩子！留得青山在何怕没柴烧！有骨气你不要死啊，这么小小年纪……总有那一天！假若人们都象你这样以死了事，那什么事也甭办了！”

老汉一边自语，一边装殓死者，女人们只是呜呜咽咽地哭。后来，这哭声淹没了老汉的话音，谁也听不清那老汉又说了些什么。

第二章 梨园子弟舞台显身手 看桃老人果园吹横笛

一九六五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汇通市京剧团在人民剧场演戏了。锣鼓铿锵铿锵地响，红红绿绿的台灯正在调光试射，琴师们正扭动着琴把儿吱吱嘎嘎地对弦。观众们陆续就座了，剧场就渐渐安静下来。开戏了，第一出戏是《空城计》。演司马懿的青年演员史玉明，自十一岁进京剧团跟班学艺十二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他个子高，身子棒，嗓子一喝嗡嗡响。不过，这仅是他的素质。最重要的是他在念白、做工、唱腔、表情等方面，都有着极扎实的功底。他是演架子花脸，学习袁世海老先生的戏路。如他演的《黑旋风》这出戏的“李逵下山”一折，谁看了都说象一个活李逵。人物形象表现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耐人寻味。剧团党支部书记萧坤英说得好：“真是什么材料演什么角色，这出戏没有史玉明这两下子，就‘火暴’不起来。”

这晚，他是同刚从中央戏曲学校毕业归来的张少勇合演《空城计》的。

张少勇是三年前保送去中央戏曲学校进修的。他是学老

生的，当然要扮演诸葛亮了。

想看张少勇演戏的人可真够多了，海报刚刚贴出去，墙上的浆糊还没干利索，首场戏票就卖光了。就拿市西郊的一位看桃老人来说吧，他听说张少勇从北京学艺回来了，几天以前就打听哪天演“打炮”戏。当他听到已经贴出来海报，便匆匆忙忙前去买票，可等赶到剧场售票口时，黑板上已写出了：“三日内戏票已售完”。看桃老人站在黑板前呆呆地等了好久，寸巴长的花白胡子急得哆嗦了半天，欲说不知说什么，欲走还真是不舍得。他只好望“报”兴叹，长嘘一口气，把心一横，无可奈何地走了。走在路上，心里还若有所失地想：旗杆底下误了操——晦气！这位老人名叫周义爽，是西郊大队的园艺老手，因擅长培植桃子，所以大家管他叫“看桃老人”。这老人，虽说年过六十，但身巴骨却十分硬朗，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背后看去，准会觉得他是一个浑浑实实的中年人。他性格豪爽、乐观，说话干脆，办起事来直接了当，拖泥带水的事儿从没做过。一生中好友、爱客，愿意结交江湖义士。膝下无别人，只有一个身材苗条、面容俊俏的女儿，在市立医院当医生，名叫周明媚。这天下午，周明媚来送饭时，觉察到老人有点儿与往常不一样，心想：爸爸是咋的，又是跟谁生气了？她放下饭篮，笑嘻嘻地问：“爸，你咋不高兴？”起初，看桃老人只是摇摇头，可是经不住这娇生惯养的女儿再三磨蹭，只好说了实情。当周明媚知道爸爸因没买到戏票不高兴时，便哈哈大笑起来，引逗得老人也笑了：“呱呱呱，呱呱啥来，这大的闺女了，在老人面前还象

个三岁丫头！快走开，别惹我生气！”其实，看桃老人只要见到自己的女儿，什么气也会消尽的。

周明媚的长睫毛一映乎，那亮晶晶的大眼睛一转，瞅着爸爸待了老半天还不说话。这一身娇样子，更惹得老人从心眼儿里喜欢。她呢，也喜欢爸爸这股老而稚的劲儿，上来挽着爸爸的手说：“爸爸，你才象三岁的小孩子呢，为看不上一场戏就生那么大的气，就不想吃饭了，羞羞！”明媚用食指刮着自己的腮，笑咪咪地望着爸爸，“你不早说，我在小学念书时和张少勇同学，还是同桌呢。要叫我去买票保证弄个好座。”

看桃老人上下打量了自己的女儿一阵子，显出似信非信的神情，待会儿微微笑了。这时，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和张少勇是同学成了光彩事儿，他蓦地抓起女儿的手说：“好闺女，明天去给爸爸弄个好座儿！”

父女二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看桃老人这才象得到极大的精神安慰，美滋滋地说：“上班去吧！”

再看剧场里，戏一开，观众们哑言无声，都巴望着张少勇上场。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在张少勇离开剧团赴京深造时，他已是青年学员中的佼佼者了。三年来，他不仅艺术上有了新的造诣，那身材也长得更修长标致了。高高的个儿，方圆的脸，两道乌黑的眉毛下配有一双饱含智慧的眼睛。这双眼睛，给人一种善良厚道的感觉，也同时叫人觉得他俊，他美。今晚上，他穿上这一身金光闪闪的“八挂衣”，头戴一方诸

葛巾，手握一把雪白的“卧龙扇”，一上场就是一阵括堂“好”，有人干脆喊出声来：“好！”

张少勇在戏校的三年中，专学“马派”老生戏，在唱、念、做方面狠下了几番功夫，学来了“马派”潇洒、流畅、爽朗、舒展的艺术特色。当诸葛亮在慢击的小锣鼓点中，稳健地走出上场门来，略一整冠，用食指与中指轻轻一捋髯口，气度非凡地略动一下眼神，然后轻点卧龙宝扇来到台口念道：

“兵扎岐山地，
要擒司马懿！”

这时台下就有人在暗暗地赞叹了。按剧情发展，诸葛亮用“西皮散板”的旋律唱着“我用兵数十年从来谨慎，错用了小马谡无用之人……”时，台下便有人高声喊起好来。登上城楼之后，又用“西皮三眼”的板式唱出“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这时，那简直掌声不息，句句来“彩”了！

唱戏的人都有一个共同心理，台下边越叫“好”，他们越来劲。你听，这时那胡琴也拉出韵味来了，演员也唱出水平来了。

“阿秀，你听多够味。”台前右区五排上坐着一位留有短发的女人说。这人不是别人，她就是剧团党支部书记萧坤英。她的年纪还不算年老，岁数只不过四十开外。漫长的脸，胖乎乎的腮，额上略见有几道不深也不乱的皱纹，腮上还泛着一抹红云，那头发黑得出奇的亮，要是初见乍识，还会觉得她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呢！她齿白唇红，说出话来铜铃般的响亮。也正因为她这端正的长相和清晰嘹亮的嗓